

中篇評彈

方卿二見姑

上海人民評彈工作团集体整理

周云瑞执笔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長篇彈詞“珍珠塔”是彈詞中的骨子書。在前輩彈詞名家馬如飛先生手里，已經唱得膾炙人口，其他如錢幼卿、朱劍章、魏鈺卿、沈儉安、薛筱卿等，都是前輩中的“珠塔”响檔。這部書的情節，可說得上家喻戶曉了。

近几年來，有人否定了這部書。持有庸俗社會學論點者，甚至否定了這部書的一切，有人說它是宣傳封建思想，書中人物都是“官迷”。因此，儘管它有些內容是那麼尖銳地批判和諷刺炎涼世態，它的藝術水平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是，它竟被不確當地否定了。這樣粗暴的對待遺產，完全是錯誤的。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這部書毫無缺點，是需要做番去蕪存菁的工作，現在把方卿二次見姑娘一段，整理成一個中篇評彈，題為“方卿二見姑”。讓它先在大家面前求得批准，然後再“邊演邊整”全部“珍珠塔”。

这一段中，描寫方卿得中狀元之后，假扮道士，戲弄姑娘，直到把姑娘的勢利面貌暴露無遺后，就現出狀元身份，羞得姑娘無地自容。

彈詞形式特点之一，是能够細膩生动地刻划人物的內心活动。“二見姑”的四回書，場景不变，人物始終这几个，情節却曲折多变，其中有回書叫“反复文章”，真是名副其实的反复文章。至于对人物的刻划，可說是登峰造極了，經過藝人不断的丰富和創造，陈夫人（方卿的姑娘）的那种勢利、刻薄的形象，在夸張手法的处理下，叫人拍案叫絕。

这个整理本也有缺点，如文字比較粗糙。由于老先生傳下來的唱詞沒有作多大改动，有些唱詞还不够达意。同时，为了把長篇中的一段，砌成一个有头有尾的中篇評彈，限于時間和篇幅不得不有所压縮，有一些內容不免要“損失”了。此外，評彈是苏州地方曲藝，用苏州土語來演唱，如把土語用文字刊出，讀起來很別扭。为了便于閱讀起見，在尽可能保持原來的語言風格之下，适当地把一些土語改为普通話，这中間有些困难，正在摸索过程中，缺点一定很多，希望讀者对它提出宝贵的意見。

方卿二見姑

〔中篇評彈〕

第一回 姑侄重逢

〔表〕方卿冒名冒姓連中三元，因為當年姑母勢利，所以扮了一個道士闖進姑母家花園，目的要試探姑母的勢利心腸。所以方才見了表姐陳翠娥跟丫頭采苹，都沒說實話，把自己的功名身份只是隱而不露地說了几句。現在表姐、采苹已回上閨樓去了，紫薇堂上只剩方卿一人，手里拿了漁筒、簡板信手敲動：“仄咚咚、仄咚咚”，在堂中踱來走去。

方卿：姑娘即刻到此，待我將什么語言唐塞？文字三千倒還容易，語言一席，究屬煩難，

（“仄咚咚、仄咚咚”）有了！

（念）待我准奮海市蜃樓話，

壓倒欺貧重富人！

〔表〕隔壁書房里方卿的老丈人陳御史在

偷听“壁脚”，听得很清楚。本來女婿見了未婚妻，仍旧不說真踪真迹，这个“壁脚”也沒什么可听的了，預备跑出來。現在聽見女婿一人在自言自語說什么“要准备海市蜃樓——鬼話，來压倒势利人”，这样看來他的道士十有八九是假的，看上去他不見姑娘，也不会說實話。那么我索性再听下去，听听他們姑侄見面后，是誰先不好。当年姑侄見面，和气先伤，誰是誰非，孰短孰長，一面之詞，不可猜詳。今天反正我左右無事，判断从旁。所以陈老他繼續偷听下去。

紫薇堂屏后还有不少人張头探腦地在偷看。是些什么样人呢？就是陈夫人身旁的那些势利丫环，她們看些什么？家里來了个道士，覺得奇怪，都在議論紛紛。內中有一个丫头名叫秋珠，是势利夫人的心腹。她臉生得好看，嘴尖尖地能說会話，又会拍馬屁，所以夫人特別寵她，便养成了她一股驕气。她看起來眼睛里的光总是从鼻子旁边射出來的，不开口便罢，一开口象响起一陣联珠炮似的，又响亮又連貫。她眼光也不錯，被她認出方卿來了。

秋 珠：丫头們！

〔表〕叫人家丫頭，她自己好象不是丫頭。

众丫頭：是秋姐姐，秋姐姐……

秋 珠：你們看了半天，難道都看不出他是誰嗎？

众丫頭：認不出啊！

秋 珠：这人就是：

（韵白）抱不上樹的鴨蛋，

青肚皮的猢猻；

生就一條窮命，

釘就一管老秤；

可記前年冬里，

見了吾侬夫人；

皆為自家阿侄，

同氣連枝一姓，

問他为啥这样窮苦，

勿象相國王孫；

他茶也不喝一杯，

飯也不吃一頓，

提高一條要飯喉嚨，

瞪出一雙叫化眼睛，

說：“若要再到此地，

除非得了功名”。

尽是海外奇談，

可有誰去相信？

拿了包裹就走，
一蹶就出大門。
後來老爺知道，
流水趕出北門，
追到九松亭上，
中表親上攀親。
回來夫人曉得，
不肯中表聯姻，
夫婦二人爭吵，
連吾秋姐姐也倒運！

众丫頭：喔！原來是他！

秋 珠：就是这个“天圓地——”（即“方”）

众丫頭：喔！“將相公——”（即“卿”）

秋 珠：“苗而不——”（即“秀”）

众丫頭：“薄皮棺——”（即“材”）

秋 珠：“督撫司——”（即“道”）

众丫頭：“觀枚拆——”（即“字”）

秋 珠：歪對！

〔表〕這是在說外國話？不，是用了六個
“縮腳韻”，其實就是：方、卿、秀、才變了道、
士。誰也聽不懂她們的話。

秋 珠：（韵白）不做秀才相公，
倒放伸手將軍，

拿了漁筒一個，
加上簡板兩根，
小姐知曉氣死，
老爺一定昏悶，
夫人想必快活，
連我也開心。

夫人那里未得訊，
馬上進去稟一稟，
如果夫人就出來，
教她兩句好通文。

只說襄陽陳御史，
糊糊涂塗亂彈琴，
自從養了好小姐，
到東到西就攀親，
頭頭親事象是真，
無据無凭無媒人，

什麼“三相堂”……“九松亭”……

隨便什麼當媒人，
將要多少女婿上大門？

丈人丈母叫不停，
如同起了六營兵。
今天賴婚大題目，
只怕老爺幫方卿，

小姐又怕不情願，
夫人還怕壞名聲。
好在沒聘禮，
前後無有媒人，
單單一只“九松亭”，
不怕方卿不答應。
預備用去些銀子，
寫就一張“退婚”，
下次不准上大門，
这叫“快刀熱水干手巾”^①，
割割裂裂干干淨。

众丫頭：“蠻對！干干淨”“干干淨”“干干淨”……

（熱鬧地拖着尖長聲）

秋 珠：夫人那里不知道，咱們快去報信去！走，
走……

众丫頭：走，走……

〔表〕好象一群怪鳥，直奔西院而來。

陳夫人：〔表〕西院里夫人，近來寂寞得很，因她
跟丈夫為了中表聯姻爭吵以來，夫妻一
直不理睬，女兒也談不投機，鄰居和一班

① 从前手脚灵巧的劊子手，一刀殺下人頭，就把熱毛巾
往死者的頸上一按，血就不會飛濺開來，表示手脚
落。是句不吉利的話。

鄉紳、奶奶、太太都嫌她架子太大，加上脾氣驕傲、怪癖，因此都不上門。陳夫人最近是做了“皇帝”了：躡出一個人，躡進一個人，這就叫“孤家”“寡人”，豈不做了皇帝了嘛？現在無事可做，正和丫頭在“碰和”賭錢，極得要命。正此時，丫頭們“神慌鬼叫”地進來了！

众丫頭：夫人，快些別賭了，人客來了！快去接客！
(拉直了嗓子嚷着)

陳夫人：丑丫頭，難聽不难聽？什麼“客來”、“接客”？

秋 珠：人客來了！

陳夫人：(咕白)奇怪，我家一向“斷六親”，怎麼會有人客來？(白)那一個人客來了？

秋 珠：夫人你猜猜看。

陳夫人：張家老爺？

秋 珠：不對。

陳夫人：李家太太？

秋 珠：也不是。

陳夫人：那一個？

秋 珠：是夫人的骨肉親戚。

陳夫人：喔！(表)夫人聽見骨肉親戚，想起娘家內侄窮鬼方卿。提起他氣就來了。(白)我夫

人的骨肉親戚早已死得干干淨淨！

秋 珠：还剩下一个。

陈夫人：噢！那一个？

秋 珠：就是前三年到此說大話擺架子的方老朋友！

陈夫人：（咕白）原來窮鬼來啦！真触霉头。（白）（心煩，怒色）我道是誰，原來窮鬼來了。大驚小怪！

秋 珠：（表）秋珠因夫人很寵她，所以說話也沒規矩，故意跟夫人開開玩笑。（白）夫人！你別罵他窮鬼，他現在一些也不窮了。

陈夫人：（奇怪）啊！不窮了？

秋 珠：做了官了。

陈夫人：（略現笑容）喔！做官了？

秋 珠：前面竹片“搭辣辣”，后面鑼聲“噹噹噹”，做了个“三品道”。

陈夫人：（滿面笑容）喔！做了三品一个“道”了？我原曉得的。我家爹爹、哥哥有積德，嫂嫂教子成名。这老糊涂虽然我同他不对，然而，他的眼光我是佩服的，熟讀“柳庄相法”，言無不中，果然我那侄兒做了三品“道”。还是外任当差？还是內庭办事？

（自得其乐）

秋 珠：分發外省。

陈夫人：在外省？那一省？

秋 珠：江西省。

陈夫人：江西省，……什么道？

秋 珠：你猜猜看。

陈夫人：（咭白）道台中帶兵的最大。（白）兵备道？

秋 珠：不是。

陈夫人：督粮道？

秋 珠：也不是。

陈夫人：鹽茶道？

秋 珠：不是的。

陈夫人：四府道？

秋 珠：也不是的。

陈夫人：（咭白）（糊涂）啊？道台不过这几个啦！（白）
什么道？

秋 珠：龍虎道。

陈夫人：（愕然）龍……（咭白）龍虎道？这个道台多陌生？只有龍虎軸子，那有龍虎道台？（白）什么叫龍虎道？

秋 珠：哪！吃的龍虎山，穿的龍虎山，住的龍虎山，可是龍虎道？

陈夫人：（咭白）（失聲地）啊呀！这是道士的“道”，不是道台的“道”，啊！（白）（緊問）难道他出了

家了？

秋 珠：非但出了家，而且走了江湖唱了道情了。

陈夫人：喔！（恍然，臉立刻一沉）我原曉得的！（拍桌）我家爹爹、哥哥沒有福氣，嫂嫂溺愛不明，老糊塗熟讀“柳庄相法”，分明是瞎眼的東西！我原曉得這個窮鬼不長進。

（表）她倒象曹操，總是過後方知。

陈夫人：他身上什麼打扮？

秋 珠：打扮是“八欠”得很。

陈夫人：（咕白）只有“七欠”，那有“八欠”多一欠？
（白）怎樣“八欠”？

秋 珠：頭上呂純陽的帽子，身穿藍采和的海青，拿了張果老的家伙，唱了韓湘子的調門，凸出漢鍾馗的肚皮，瞪出鐵拐李的眼睛，擺了曹國舅的架子，為了何仙姑的終身。

陈夫人：（表）原來“八仙”都被他占全了。听上去象是道士打扮，手拿漁筒、簡板，上門來是為我的女兒。他是想要成婚來了，真是不量力。（白）而今誰在招呼他？

秋 珠：小姐。

陈夫人：啊，小姐？（表）啊呀！我要賴婚，女兒藏起來都來不及，怎么好讓他見面呢？要是給

他迷住怎末办？不知女兒意思怎样。（白）

你可曾看見小姐的神色如何？

〔表〕其实秋珠也沒看清楚，她总喜欢加油添醬。

秋 珠：我看見小姐的臉是不願意的，眼都哭腫啦！

陈夫人：啊，啊，他現在那里？

秋 珠：夫人啊——

（唱）現在紫薇書院中，
手携簡板与漁筒，
江湖浪蕩謀生計，
裝束儼然小道童，
从此功名無指望，
羞煞那！堂堂宰相的宦門風。
九松亭誤尽終身事，
所以方才是中表夫妻覲面逢，
小姐是眉毛打結眼圈紅，
含悲揮泪归香閣，
她断不能將父命从。

（白）夫人！小姐勿情願，你賴婚好机会，快出去把他赶走。

陈夫人：〔表〕夫人一听女兒不願嫁他，我賴婚可还有把握啦。想想老头子不是东西，要不是

他把女兒去許給他的話，今天窮鬼上門
沒什麼大不了，最多化幾個錢打發他滾
蛋。現在聯了一段姻親，真是“惹一個虱
在頭里抓抓”，真够麻煩！

（唱）所以聞言語，怒心胸，
老糊涂斷送吾女嬌容。
昔年姑侄初相見，
我是一味垂憐他赤骨窮。
我是四語三言緩款說，
半斤八兩好通融。
他是眼底無人真可笑，
猖狂使盡一帆風，
說道窮便窮，志氣未曾窮。
行囊背負昂然去，
說道際會風云魚化龍，
說道試看我金榜姓名榮。
窮鬼啊！你當初志氣今何在？
昔日語言在耳中。
諒必他有志功名却無福，
故而家聲難振運難通。
默默思量暗暗想，
咬牙齒，蹬鞋弓，
最可恨兩騎馬，九枝松，

一言之下就面染紅。
今朝也鄙賤這方窮鬼，
也知他富貴不成功。
也有圖賴婚姻意，
也竟難為婿與翁。
所以先命女兒去逢一面，
實則是欲覘母女可意相同。
我未曾圖賴他先迴避，
比我勢利姑娘要加一倍凶。
到將來凶名聲總是我姑娘，
說起來圖賴婚姻非岳父翁，
將來怨不到你丈人峰。

〔咕白〕也好！老头子怕做怨家，就我來出面，大不了多化幾個錢。

〔表〕那麼方卿是你母家唯一的小輩，你自己又沒有兒子，況家有四百萬家私，現在又要賴掉一樁婚姻，起碼也要化這末幾萬。所說勢利人的錢，在窮人面上是最不願意化的。

陳夫人：〔唱〕拚棄花銀千兩外，
定然驅逐他返開封。

〔白〕不要小看這千把兩銀子，

〔唱〕一半垂憐親骨肉，
一半垂憐嫡父兄，

一半垂憐老祖宗。

(白) 否則是一個子也沒有的。

(唱) 然后是，另許豪門佳子弟，
滿襄陽由我選乘龍。

(表) 夫人心中的底，便是見面后預備賴婚。(白) 丫頭們，侍候我更換衣服，外堂相見。

众丫頭：夫人走好了，夫人看仔細啊！

(表) 众丫頭侍候夫人去換衣服，是不是要梳妝打扮？那倒不必。夫人是有錢的鄉紳人家的太太，一年四季只吃飯不做事，當然年紀還見輕，不用多打扮，只要外罩一件大袖衣服，把頭髮理理光，鞋拍拍灰，帶了丫頭馬上出來，走到紫薇堂屏后。

众丫頭：夫人來了，大家讓開，讓夫人頭排里來看。

(表) 屏后還有幾個丫頭在看，既然是夫人來，大家就往兩邊一閃，夫人身邊有兩個貼心丫環，一個是秋珠，還有一個叫冬寶。兩人眼睛湊到屏門縫縫上張出去一看。好眼光的到底也有的，冬寶她剛到，“生眼光”到底被她看出名堂來了。其時方卿又在踱來踱去，自言自語。